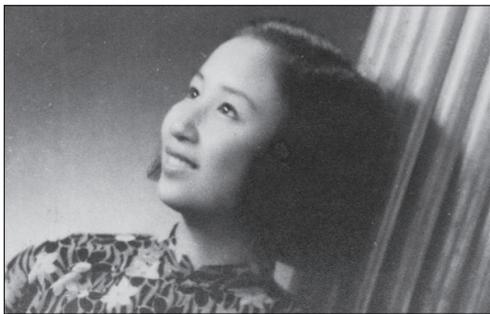


怀念亲爱的妈妈陈恬生

○ 蔡小嘉 (1981 级化学)



青年时期的陈恬生学长

亲爱的妈妈走了，留下的是她那慈祥 and 永远的微笑。无论从职位或成就方面，在外人看来妈妈都应该是一个女强人，但这却从来不是我的记忆。周围人对妈妈的回忆，无论是学生、同事、医生，还是清晨散步路上的环卫工人，也多用慈祥这个词来形容。妈妈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有着很好的教养，记忆中妈妈不曾训斥过我，也不记得听到她说过对谁有怨恨。我一直认为这似乎不太可能，特别是我的成长是经历了文革这个充满怨恨和斗争的扭曲时代，可是我真的对妈妈没有训斥和怨恨的记忆。

母亲曾有三考清华的故事，高中毕业第一年放弃了现在的南京药科大学前身的录取，第二年考取清华农化系，结果在校期间院系调整，农化系被分出成立现在的农业大学，母亲第三次申请清华，如愿转入化学系。我在清华时的化学系主任，

也是妈妈的同班同学，还对母亲的转系记忆犹新。母亲给我讲过几个有关清华的故事，其中一个是她上过的由马约翰教授亲自教的体育课，第一课的内容包括怎么睡觉，并现场倒地示范说西山卧佛寺卧佛的姿势是最正确的睡觉姿势。

另一个清华故事是妈妈当年作为女生体育部长，每天早上负责在西体育馆的主席台上升旗。妈妈一直很自豪，她可以把旗子上升的速度保持得非常平稳，并保证国歌奏到最后一个音符的时候，国旗刚好到旗杆顶。我在过去的几年里，几次现场观看世界田径锦标赛，每次发奖起立听国歌时，都会注意升旗和音乐能否完全同步，尽管现在很多由电脑控制，也不是都能做到这一点。妈妈在她毕业30年的时候曾在《清华校友通讯》复7期上记载了一些她在大学里的花絮。和我一样，清华的体育为妈妈留下了印记，在母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她的学生谈起记忆深刻的1977级开学典礼上，母亲作为北理工化工系主任的致辞中就包括了鼓励大家锻炼身体，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内容。

记忆中无数的场景是妈妈在帮助、关心别人。还记得1977—1978年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晚上和妈妈拉着手出去散步，通常会被叔叔阿姨打断，请教妈妈如何帮子女复习考试，如何填写高考志愿，妈妈

□ 怀念师友



蔡小嘉和母亲陈恬生

会一次次地给他们建议看什么教科书，也一次次地解释为什么报考志愿时要报不同的学校，要有梯度，以及耐心解释哪些学校可能适合什么样的学生等。

因为妈妈的工作繁忙，和妈妈单独在一起的记忆不多，但记得小学时候会经常坐在妈妈自行车的后座跟着妈妈唱“我失骄杨君失柳……”的苏州评弹，想来挺奇怪，为什么妈妈会教我唱这似乎完全不适合我年龄的歌曲，现在想来那个年代的音乐和歌声里多充满了怨恨和斗争，这首评弹乐曲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允许传唱的富有情感的温柔的乐调之一，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妈妈唱这只曲子的声音。

谈起做事的严谨，作为从事实验科学领域的我，也对妈妈曾经的严谨实验设计十分钦佩。应该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对人体特异功能有过一段非常激烈的争论。作为一个实验科学家，妈妈没有像社会上的一些人士采取先入为主的态度，而是设计了严密的实验去验证。当年的特异功能其中一个说法是，人可以用意念将封

闭药瓶里的药囊取出。妈妈没有告诉任何人，亲自选了几个胶囊打开，把药从中倒出，再装上砂糖，重新盖好胶囊用针在上面做了记号然后放回药瓶里，用腊封上药瓶子，最后再在腊上用针做好一般人很难看到的记号，实验之后检查所有的标记，并用仪器测定药囊里的砂糖结构是否有变化。记得实验是在首都体育馆由当年最红的所谓有特异功能的人做的，但我不记得最后的结果了。妈妈的实验设计，不但设计严谨，同时非常简单，不对实验者有任何附加的要求，因此不因实验增加任何附加变量，特别是考虑到当年的实验条件和环境，设计出这样的实验应该不是很容易。好像也正是那段时间开始，妈妈改变了自己的火箭固体推进剂的研究而转向生命科学领域，并成功开发了用微生物发酵法生产SOD，这应该是国内早期的生物制药吧？应该也是北京理工大学从化工系衍生出生命科学学院的起始。

母亲1952年从清华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在这里度过了她的黄金40年。妈妈最开心的阶段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她可以真正从事她最喜爱的教师职业。妈妈一直跟我讲，外公一家都是从事教育的，做教师是家中的遗传，或许这也是我今天尽管不在教育界，仍然非常感兴趣于中西教育的比较，并在多个学校为MBA学生做职业辅导的原因吧，我希望有一天会真正走进教育领域。回到妈妈的话题，恢复高考之后，妈妈非常兴奋，作为理工大学化工系的系主任，对恢复高考以后的几届学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家里照片本上的前几页都是他们的照片，印象中很多同学也都来过家里，他们到现在也都还记得我的名

字。妈妈热爱学生，有时到了忘我的境界，父亲到现在都还记得，妈妈为了让马上要出国远行的学生好好休息，年过六旬的她在出差途中将自己的软卧席位让给学生的事例。

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妈妈作为国内教育战线的先驱，与国外的一些大学展开了交流，同时也发起了理工大学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新理念。出国考察和评教授是当年大学教师里最主要的话题，妈妈送了众多教师出国考察学习，却从来没有把机会留给自己，一直到90年代退休。作为系主任那么多年都没有公费出过国，提升为正教授也晚于她的同事。退休之后多年还一直惦念着化工系大楼的翻建，并在修建期间多次去查看，只遗憾母亲因为身体原因没能有看到这栋新建的十层大楼，看一看原来的化工系衍生出来的好几个学院。当然妈妈这一切忘我的奉献也给她的学生们留下了永久的记忆。2017年9月，得知母亲去逝的消息，学生们对母亲的怀念和记忆刷满了好几个班的微信群，很多感人的故事也都是我以前不知道的。当



蔡小嘉的父亲蔡家骅（1951届机械）与母亲陈恬生参加清华校庆时留影

年的学生现在已经遍布全球，很多取得了极为出色的成绩。多位同学从繁忙的工作中，也包括多年来经常来照顾父母的关门弟子，连夜从外地赶来和我们兄妹一起直到将妈妈送走。

妈妈对年轻人的培养还不只体现在系里的学生。80年代有一次她生病住院，出于对负责治疗的实习医生认真态度的欣赏，尽管这位赫大夫并非名牌医学院毕业，也非北京户口，妈妈还是建议他把眼光放远，鼓励他出国深造，安排他下班后去理工大学补习英文，并和研究生同住。赫大夫不负重望，多年后从国外学成归国，现在是国内本学科的领头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个故事也都并非妈妈告诉我，而是去年偶然的会面赫大夫告诉我的，并称妈妈是他人生道路上的指路人。

从小到大妈妈不曾训斥过我，似乎也不曾提过很高的要求。但是知道妈妈后来总会和他人提起我，而且通常是以自豪的口气来介绍她的小女儿。之后我于1981年考上清华化学化工系，在学校期间继承了妈妈的传统成为学生运动员，并代表清华多次参加高校运动会，希望今生没有辜负妈妈的期望。

记得妈妈说起在我最初出国之后的几天里，因为想我，会在我走前的床上睡午觉。亲爱的妈妈，你可知道，在您刚刚离开我们的几天里，我也是睡在妈妈住院前睡过的床上，却再也等不到妈妈回来，只有坐在妈妈自行车后面的歌声在耳边回荡，只有亲爱的妈妈慈祥的笑容在眼前浮现。

亲爱的妈妈，一路走好，女儿永远怀念您！

2017年12月